



第157期 · 2024年10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「吉祥」在哪裡

青楓：唉！

修智：唉什麼？為何嘆氣？

青楓：這些年來，看電視新聞，總是看到打仗。戰事不斷，此起彼伏的，真教人不安！

修智：真是心有不安！這不安寧，就是不吉祥。

青楓：今時今日，「吉祥」兩字好值得珍惜。咦，「吉祥」兩字是怎樣營造出來的？對我們的文字作探本尋源是很有趣，很有意思的！大和尚，你經常有言人所未言的字意探討，「吉祥」兩字的源起又如何呢？

修智：「吉祥」兩字真的確可以有一點較少人所未言，先從「吉」字說說。你認為這個「吉」字的結構如何？

青楓：上「士」下「口」，直觀起來的感覺，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指「有識之

士說(口)，便是吉利之言」。可不可以這樣看？

修智：字面上是可以這樣看，但實際上它的字義完全不是這回事。這個「吉」字，上方的「士」，從甲骨文上看，它像一把戟的武器，不只是像了，而是真正地代表兵器，下方這個「口」字，是一個盛托兵器的器架，這也是象形字。好了，整個字的意思，便是告訴我們：把兵器放在一個器架上，不要動武，不要戰爭，這就是「吉」。

青楓：啊呀，原來是這樣有意思，真有意思呀！放下武器，停止打鬥，真是大吉大利。如果把這個「吉」字，以刺青刺在那些戰爭販子的額頭上多好！吉，是善意，祥字也是善，「吉祥」兩字連在一起，便是大善。請問大和

氣派

今年75周年國慶，香港一派喜氣洋洋，特別是新界，那些傳統的花牌設計，甚有特色！今年屯門鄉事會就在妙法寺對開的馬路旁設計上這座大牌樓，氣派之盛，教我們打從心裡叫好！



尚，這個「祥」字又可以有哪些鮮為人知的解說？

修智：所謂鮮為人知，是時移世易，時間過去了，人們慢慢地對它的原意有所淡忘，或者說，那字義有了進一步的提升，包含上更豐富內涵。這個「祥」字，它的部首是「示」。「示」，肯定與祭祀有關，所以，有很多與祭祀有關的字，都是「示」字作部首的，譬如「神」、「祖」、「祈」、「祐」、「祝」等字，很多很多！這個「祥」字更與祭祀有直接關係。「祥」乃古代喪禮祭祀的名稱。父母之喪，周年祭稱為「小祥」，兩周年祭稱為「大祥」。祭祀，都是對先人，特別是對自己父母的一份孝敬心，報恩之心。所以祭祀的作用就有兩點，一者懂感恩戴德，再者懂得報恩。從佛教角度言，不去計算別人，不就是放下貪嗔痴嗎？至於報恩，我們身受國家、父母、師長、親友的恩惠，所以應多做回饋社會利他的事業，深信因果，有慚愧心的人，方會報恩。報恩，這就是修福修慧。

青楓：「吉」是善意，「祥」也是善意，而且從祭祀角度去看吉祥，真有意思。再看看這個「祥」字，祥，本來是寫

作「羊」的，所以有好些書法家把「吉祥」寫成「吉羊」，不要以為他寫錯字，先秦時期已經這樣寫。「羊」字也是一個象形字，你看它，像不像一個羊頭？如果我們拿甲骨文來看，那更像一個羊頭，可見造字者真的構思巧妙。

修智：「吉」，就是諸惡莫作，「羊」代表祥和，牠是與人為善的。對啦，這個「善」不也正好上方寫上一個「羊」字嗎？羊者，善也！我們對其他的字再聯想多一些，還是很有意思的！想想吧！那個「群」（羣）字為什麼這樣寫？可以有兩點說明呀，是說明了羊是群體生活的，再把「君」字聯繫起來，集思廣益，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。俗語說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

青楓：哈，真有趣，真有意思！我來加多一點點！「義」字，是以羊字放上方的，這說明了羊是很有義氣，事實上我們看羊的性格也是這樣！還有一點可說是同樣有意思的聯想，「義」下方是「我」，將「我」的私利放在下方，舉頭三尺，所作所想皆是「羊」，即是善業。

修智：我們期望「吉祥」，必須遵照其規則方可得如所願，放下貪嗔痴，修習戒定慧，「吉祥」到手啦！



平民百姓

假日，在尖沙咀行走一下，這個遊客必經之地，也如常地人來人往。在過馬路的「安全島」上，我見到一位女士舉起牌子。牌子寫什麼呢？

——停止屠殺巴勒斯坦平民

這是面對近些日子的「以巴戰事」。戰事紛紛，淒慘的永遠是平民百姓。

交通燈亮起綠色了，人們紛紛急促地過馬路，留下的就祇是這位舉牌要求「停止屠殺」的婦人。

佛語（十二）

常與無常

我們看一些「佛理論」，經常地看到「常」與「無常」問題，那麼，究竟是「有常」還是「無常」呢？讓我們聽聽惠能大師怎麼說——

「師曰：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說什麼善惡諸法，乃至窮劫，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。故吾說無常，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」

要論述起「常」與「無常」，可以長篇大論，但簡潔地理解，也就不妨聽六祖惠能大師這說法。他簡潔地申明了一點，所謂無常即是「常」，亦即是佛說的「真常之道」。世間上，事事物物不斷變化，時空不斷變化，這又怎會一成不變的「常」？黃霑歌詞寫的「變幻原是永恒」，這就一針見血地說明問題了。黃霑的佛學知識原也很豐富的，他是實事求是，不作誇誇其談，很好、很好！

「芝麻開門」

《壇經》有這樣一句直接的話：

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

我們學佛，求清淨心。而自性本清淨，即是說我們的本性本來就是清淨的，你「求」，是向自己內心去求，不假外求！

——但很多時我們都見到一般人的什麼「求神拜佛」，都是向外求，「自心」呢？彷彿不存在的，其實我們的「自心」，是不是都像被一道門擋住了？你把門推開，「芝麻開門、芝麻開門……」這就是了，打開自家的「心門」，我們便見到「清淨」。（所謂「清淨」，是菩提智慧的譬喻。）

《壇經》裡這一句簡潔話語，要注意的是「直了」兩字，有些人一聽到「直了成佛」便以為什麼也不用理會，伸手一攤便可得到，真是這樣的嗎？我們不妨好好地想一想。

「四乘」者何

《壇經》說：

「法無四乘，人心自有等差。見聞轉誦是小乘，悟法解義是中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。萬法盡通、萬法具備，一切不染，離諸法相，一無所得，名最上乘。」

讓我們細意多讀三幾遍，佛教裡，與一般的漢語中對「乘」的解法無異，「乘」是指車船等交通工具。佛語中的「大乘」、「小乘」也可喻之為像大與小的交通工具。

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以及「最上乘」，那就是四個層次，你喻之為像小學、中學，大學以及研究院也未嘗不可。

「……一無所得，名最上乘！」這「一無所得」可不是說「拍手無塵，一無所有」，它是指我們「都放下」，不去執着吧？如果能夠真正做到這樣，那真是「最上乘」。

色身與舍宅

又讓我們繼續講《壇經》——

「自悟自修自性功德，是真歸依；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宅舍，不言歸依也。但悟自性之身，即識自性佛。」

我們常說「歸依」，大家都清楚明白，那是指學習佛法，是心意，不是「身意」，身是什麼？較常看佛文化的都會曉得，「色身」即是指我們的身體。本則內容最令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正是這一句——

色身是宅舍。

我們的身體就像房屋住宅，是用來「寄住」的。人的身體也是這麼一回事，我們借這肉身寄居於這個塵世上，可視之為「物質」。而「法身」呢？這才是我們要看緊的，它是精神，是「靈魂」，所以說「歸依」的是指它。

如果我們真正明白：「色身不過是一座宅舍而已！」相信對如何看待「斷、捨、離」的某些困擾，也有幫助。

元果弟子陳天勳 與健康講座

經常聽到一句話語——人結人緣！

人與人之間，很多時候真是講一句「緣」字。

我與陳天勳夫婦的往來便是先講一個「緣」字的，話說年前我有書畫個展，也同時向佛聯會捐出五幅作品以作籌款月刊助印之用，陳天勳看中「見水還是水」這幅山水畫。我們也因此而認識了，原來他是元果長老的高足。跟隨元果長老多年，也深入地學習了長老的慈悲精神，往後的日子，在佛教圈子裡默然地做了不少工作。我也在陳兄身上體會到什麼叫做「夫婦同心，可以斷金」，他夫婦倆又豈祇是所謂「夫唱婦隨」？很多時是甚有默契地「同參」——參與同一工作。他倆不但料理日常佛堂事務，還經常辦起講座，這些講座是從實用

出發，特別是對照顧老人家身體方面，更起到「針對性」的開講，他們曾邀請了能仁專業導師講述血壓、血糖方面的知識。

月前，還特邀了澳洲物理治療師關海丞先生，講述「從新認識何謂痛症」，把我們平日對「疼痛」的錯誤認識都糾正過來了，特別是我們平日對「痛」都集中在「身體」兩字上，却原來與心理上的、情緒上的「疼」大有關係，這個講座沒有「多餘的話」，筆者臨場也作了筆記。

講座後不禁與陳天勳兄握手致謝說：「你做的是實際工作，絕對不是『得個講字』，很值得推廣呀！」

在講座過程中陳天勳還親自躺下來，讓物理治療師關先生作臨床示範。





禪非坐說

· 智 銘 ·

(原刊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《內明》第九十三期)

禪傳入中國之時，應該是坐的，如達摩面壁九年，當然是坐着面壁，並非站着更非臥着面壁。如五燈會元曰：「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，寓止於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終日默默，人莫之測，謂之壁觀。」又曰：「神光……近聞達摩大士，住止少林，至人不遙，當造玄境，乃往彼，晨夕參承，祖常端坐面壁，莫聞誨勵。」可見達摩是以坐參禪的。至天台時，「坐」更被視為參禪的不二要門。如止觀二曰：「居一靜室，或空閒地，離諸喧鬧，安一繩床，傍無餘座，九十日為一期，結跏正坐，頂脊端直，不動不搖，不委不倚，以坐自誓，脅不拄床，況復屍臥，遊戲住立。」像這種對坐的嚴格要求，已到了制式化的程度，有非如此坐即不能禪悟之概。自達摩以至五祖，應多是以坐來參禪的。

否定坐為參禪必要條件的，應以六祖慧能反對最力。六祖壇經般若品第二有云：

「善知識，莫聞吾說空，便即着空，第一莫着空，若空心靜坐，即着無記空。」

這是六祖不重視坐的最初說法。他在闡釋空、慧時又說：

「淨名經云：直心是道場，直心是淨土。莫心行諂曲，口但說直，口說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，但行直心，於一切法勿有執着。迷人着法相，執一行三昧，直言常坐不動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，作此解者，即同無情，却是障道因緣。善知識：道須通流，何以却滯。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，心若住法，名為自縛，若言常坐不動是，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，却被維摩詰訶。善知識：又有人教坐，看心觀靜，不動不起，從此置功，迷人不會，便執成顛，如此者眾，如是相教，故知大錯。」

這是六祖說明定、慧不由坐而得，如果常坐不動，甚至執坐成顛，便成障道因緣的大錯，自



沉思

這個雕塑像，很具吸引力。我每次經過這座大廈，在迴廊上看到這座藝術品，總是喜歡，站在旁邊留神地看上幾眼！——即使是趕時間也如此。這就是藝術的魅力。

日前路過，也禁不住站在一旁為它「打卡」。

看看手機內這畫面，不禁想起已有五、六年沒經過這地方了，那過去的五、六年是所謂「佔中」及瘟疫的日子。歲月就是這樣悄悄流逝，讓我們像這座人像造型那樣，蹲下來，沉思一下吧。

縛而不能解脫了。接着，六祖解釋「坐禪」的意義說：

「何名坐禪，此法門中，無障無礙。外於一切善惡境界，心念不起名為坐，內觀自性不動名為禪。」

可見坐禪的真義，並不是拘泥於形式的坐，而是對外在的善惡不起心稱之為坐，對內在的自性，保持如如不動方為禪。

六祖與神秀對「坐」所發生的第一次衝突是這樣的；一天，神秀命他的門人至誠說：「可為吾到曹溪聽法，若有所聞，盡心記取，還為吾說。」志誠受命以後，就到了曹溪，滲在僧眾內面參請法要，但不說明自己來自何處。那時，六祖告訴大眾說：

「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。」志誠即出禮拜，具陳其事。

師曰：汝師若為示眾？

對曰：常指誨大眾，住心觀靜，長坐不臥。

師曰：住心觀靜，是病非禪。常坐拘身，於理何益？聽吾偈曰：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，一具臭骨頭，何為立功課。

六祖對於禪悟的方法，在坐的方面說，與神秀是極端不同的，對神秀的主張坐禪，甚至是加以斥責的。但神秀在北方有着很大的聲威，他的說法不但受到僧俗的尊崇，甚至亦為當朝所尊重，成為內京法主。這時候六祖在南方的成就，亦聞於北方的朝廷。中宗神龍元年，薛簡奉則天中宗之詔到曹溪，迎請六祖上京受供。當時薛簡與六祖有一段對話：

薛簡曰：京城禪德皆云：欲得會道，必須坐禪習定，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，未之有也。未

知師所說法如何？

師曰：道由心悟。豈在坐也。經云：若言如來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何以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無生無滅，是如來清淨禪，諸法空寂，是如來清淨座。究竟無證，豈況坐耶？

這一段對話，是六祖與神秀對於「坐」所發生的第二次衝突。

六祖的第二代與神秀的第二代，為了「坐」的問題，也曾發生了衝突，那就是神會與普寂、降魔藏對坐禪的不同看法。據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(下卷)」，其中載有「山東崇遠」與神會的一段對話(見神會和尚遺集)。

遠法師問：嵩岳普寂禪師、東岳降魔藏禪師，此二大德皆教人坐禪；凝心入定，住心看淨，起心外照，攝心內證。指此以為教門，禪師今日何故說禪不教人坐？

和尚答：若教人坐，教人凝心入定，住心看淨，起心外照，攝心內證者，此是障菩提。今言坐者，心不起為坐。今言禪者，見本性為禪。所以不教人坐身、住心、入定。若指被教門為是者，維摩詰不應訶舍利弗宴坐。

這一段對話，神會對普寂、降魔藏二人的教法所作的批判，與六祖批判神秀的口氣完全相似。六祖批判神秀的「看心觀靜」，指為「障道因緣」。而神會批判普寂與降魔藏的「凝心入定，住心看淨，起心外照，攝心內證。」是「障菩提」，而他們用以批判的證據，同是引用「維摩詰訶舍利弗林中宴坐」的那個故事。所以六祖與神會對此宗提倡坐禪的反對意見可謂「一脈相承」。

神會除了與崇遠有上一段對話，反對坐禪以



這副樣子

如果你常在港島灣仔走動，相信會曉得春園街，特別是在上個世紀，這短短街道中間位置，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公廁，由於這裡是短短幾條街道的十字路口，因此使用者多。公廁之下層還是一個垃圾站的，常被人說街道不乾淨，也影響周遭樓價，特別是自從旁側的「喜帖街建成之後，更不是味兒，於是有關方面把這歷史性公廁拆了，且原地還建起一個小小花園。——真係唔話得！

且慢，且慢高興，一兩年不到，這個鋪上花叢的小小園圃却又變成讓廢紙停放上落之地。你看看這個樣子，見微知著，這就是香港。

外，在「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」（神會和尚遺集）中，尚更有與澄禪師的一段深入的討論：

和尚（神會）問澄禪師：修何法而得見性？

澄禪師答曰：先須學坐修定，得定以後，由定發慧，以智慧故即得見性。

問曰：修定之時，豈不要須作意否？

答曰：是。

問：既是作意，即是識定，若為得見性？

答：今言見性者，要須修定，若不修定，若為見性？

問曰：今修定者，元是妄心，妄心修定，如何得定？

答曰：今修定得定者，自有內外照。以內外照故，得見淨。以心淨故，即是見性。

問曰：今言見性者，性無內外，若言因內外照故，元是妄心，若為見性？經云：「若學諸三昧，是動非坐禪，心隨境界流，云何名為定？」若指此定為是者，維摩詰即不應訶舍利弗宴坐也。

這一段辯論，是說明修定不能作意，更不能

執坐為修定的必要條件。若作意，即是心隨境界流。若執定，即是障菩提。

除神會外，六祖還有一位弟子南嶽恆讓，駐錫般若寺時，也有一段關於坐禪的有趣故事，據五燈會元載：

「開元中有沙門道一，在衡嶽山常習坐禪，師知是法器，往問曰：大德坐禪圖什麼？一曰：圖作佛。師乃取一甌於彼庵前石上磨，一曰：磨作什麼？師曰：磨作鏡。一曰：磨甌得成鏡邪？師曰：磨甌既不能成鏡，坐禪豈得作佛？一曰：如何即是？師曰：如牛駕車，車若不行，打車即是，打牛即是？一無對。師又曰：汝學坐禪？為學坐佛？若學坐禪，禪非坐臥。若學坐佛，佛非定相。於法無住，不應取捨，汝若坐佛，即是殺佛，若執坐相，非達真理。

這個故事，描寫得非常生動有趣。他用淺顯的事例，來解釋坐及禪的不相應。頓開了道一及後代禪者的竅門。恆讓的說法，比六祖、神會更簡單明瞭。



花點心思

樹木的栽種，我們稍稍花一點心思便可以營造出生趣。有次走在一個屋邨的小園林裡，看到好幾棵檳榔樹，本來是一條粗粗的樹幹生長起來，看上去真有點「寡」。但園藝者却在樹幹下種上一棵長春籐之類的攀籐植物，一下子便顯得充滿生趣，生機勃勃的，很有意思。

前些日子坐電車看到路旁有一座天橋，橋柱上栽上綠綠的攀籐，十分環保可觀，兩者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觀自在

這幅水彩畫——觀自在菩薩，是日前在一個小型畫展上看到的，作者潘鳳美，是香港畫家聯會會員。很努力。努力是重要的，而努力中不斷進步，這是重中之重，我常看到她的作品，也常看到她的進步，可喜可賀！

她對「寫實」兩字，看來是十分的「不放手」，也祇有這樣的堅持才會進一步地獲得「形神兼備」這四字的美譽。我在她這幅「觀自在」畫作前細看了好一會。



形神兼備

看劉永富作品展，特要求他在這幅作品前讓我拍一照。

他問：為什麼選取這幅畫？

我說：「寫人物畫已不容易，而一幅人物畫而又不僅僅是所謂形似，它能夠給你一個形神兼備的感覺，這便是上乘之作。」

請恕我直言：人物畫的描繪已不容易，而用水彩筆觸來寫人物畫，這是『蜀道難，難於上青天！』我很喜歡這幅作品。

劉永富唱歌、繪畫、舞蹈皆有一手。



是「蜂湧」嗎？

很多時候，我們見到有人寫形容詞曰：「蜂湧而至」。乍看起來，沒什麼錯吧？這個「湧」字是洶湧，常聽到類似一句說：「閣下大恩，吾將湧泉相報！」湧，是水從下向上冒上的樣子，如果把它借喻為「蜂湧而至」，表面似沒錯，但實際應該寫作「蜂擁而至」才好，這個擁便是擠擁，形容眾多也。

有時候真是習慣成自然，不但「蜂湧而至」，隨意想想類似的例子也會很多，譬如「渲泄」，應寫「宣泄」，「合什」應寫作「合十」。

「拮據」？

有次看書，看到「拮據」兩字，不禁會心微笑起來，這又是繁簡字混淆之錯。我們經常見到寫「皇後」，這都是繁簡不分，有時候是電腦轉繁簡而又不小心校對，「皇後」很明顯是講「皇后」，而不是皇帝後邊也。

這個據字，簡化字是寫成「据」的，有些人可能真的「叻唔切」，以為「拮据」是簡寫。不過在古時「据」字真的可通用「據」，而据字亦可借用為「倨」，不過這到底還是比較少用吧。

——既然「据」、「據」相通，那麼你勉強寫成「拮據」也就算了。

不是「路」

講開寫錯字，真是越講越上癮似的，不妨繼續說下去。

如果我們形容有些消息很快便被人曉得，會好自然地寫：「這消息不徑而走呀！」此徑，指路徑，不走在路上不就是理所當然地「不徑而走」嗎？錯，也有很多人寫「不逕而走」。這個「逕」字也可解作路，是小路的意思。但「不逕而走」也錯呀！原來我們把消息快速傳遞，真正要寫的是應該是這個「脛」字。什麼？不是指行路嗎？沒錯也是指行路，但它不是路，「脛」，是指小腿，這裡的意思便是不用小腿行路也行，這不就是很快速嗎！

色不礙墨



在傳統畫論裡，有一句：「色不礙墨。」

這是經驗之談，是前人經過多番推敲、實踐而得出來的「論據」，我們珍視之。

從水墨畫角度言，墨，是絕對的重要。即使是水墨與色彩交融的作品，我們也得有一個主次之分，這是層次。倘若把兩者「平分春色」起來，我想這祇會製造平淡而已。——所謂「平淡無奇」，這話語已說明問題。喜歡寫水墨畫，也同時緊緊地守着一個原則——色不礙墨，不要讓色彩在畫面上「蠶食」開去。

今年的火龍與維園花燈

提起港島區大坑，必然自然地聯想到「火龍」。

「火龍」是什麼？它又是怎樣出現的？火龍是十九世紀大坑居民以驅趕瘟疫而來。一條由三幾百人舞動的插滿香燭的火龍，百年來幾乎無間斷地在中秋佳節連舞三個晚上，



以示慶祝。已定為世界非物質遺產。

今年的迎月、賞月、送月三天中秋活動，大坑舞火龍熱鬧，很難得的，除了在大坑街道上舞個不亦樂乎，還可以沿着「大水渠」「踩」落維園，維園有十分熱鬧的花燈，且又是一個大公園，有的是空間，火龍配合花燈，真是有無比的熱鬧。很可惜，今年就在八月十五中秋那天晚上，九時半後忽然來上一陣大驟雨，太煞風景了。火龍的萬支香燭熄滅，花燈也給雨水摧殘，人們爭相走避。幸好，祇是這麼一個晚上，次天（送月）天晴氣爽，可以繼續熱鬧。

大坑這地方之所以稱為「大坑」，是因為它像一個盤地的凹下去，山上之雨水便從這低窪之地通過一條大大的水渠，把山坑水引入海裡。

記得在二十年前，我們還可以見到這條大明渠的，在皇仁書院側，一直可以從這渠邊進入大坑，後來改了，把明渠變為暗渠，渠面上鋪上泥土磚頭，於是變成一條寬闊的大道。很好，在渠道兩旁還豎立上好幾道碑，簡潔地介紹大坑的歷史，包括火龍、蓮花宮，——這才是真正帶動旅遊之舉。其實不僅為了遊客，我們香港人看到這些歷史介紹也很有收益。——在這大道上作這樣的陳列作用很好。

再讓我們說回今年維園的花燈。

用「頗有心思」來形容並不為過，特別是今年剛好又有兩隻熊貓來港，再加上一對在港誕生的熊貓龍鳳胎，今年花燈用上熊貓主題便來得及時了。

不過，最教市民遊客深刻印像的，相信會是這一個以旗袍作造型的花燈，它居然有四、五層樓高，太壯觀了。



「深度遊」

建議你們——

抽個下午到港島大坑走走，你一定有很好收穫。我指的是對香港歷史的認識。你從電車路這條「明渠」行進去。這條道路本身豎立起的簡介牌，已可以給你對大坑這地方的歷史有個簡潔的認識。我們旅遊，如果對一個地方能多了解一下它的「來龍去脈」，對你的遊興一定很好。遊大坑區就會給你這個感覺。請花點心思去了解一下，這也算得是「深度遊」吧。

無論你是本土人還是遊客，能夠深入地從文化歷史角度去“品味”一下香港，那才是真正的旅遊，我們去到人家的地方也該如此。



個人風格

對文化藝術而言，能有「個人風格」者，十分難得。

我看，在書法或文章寫作上而能突顯「個人風格」者並不容易，倒是相對來說，在繪畫方面強調「個人風格」的，較易入手。但有一個原則，你必須有相當的基礎，從這基礎中走出來才好說「個人風格」，否則那祇是標奇立異而已。（做其他事亦如是。）

——有以上的一些想法，是前些日子看了書畫家郭洪球的個展留下的深刻印象。他數十年如一日的在書畫裡浸淫，已有相當基礎，特別是在書法方面。

而這一次看到他逾百幅作品，強烈地「統一」在自己的個人風格上，這是十分難得，也是一份勇氣的展示。

很好，這次觀展，有好收穫。





東與西

我們指「四個方向」，便自然地說東、西、南、北。忽然有此一想：「東、西、南、北這四個字，又為什麼是這樣寫的？是根據什麼而造出這樣的字來？」

首先，我們不能從今天字形字義去理解，我們必須探本尋源地去追索它最初是怎樣的一個字形。先說「東」，這個字的中間部分，原就像一個果實，形似今天我們見到的「菠蘿」，那就說明了這個「東」字與果實有關。能夠好好地產生果實的植物，必然是欣欣向榮地向着太陽，太陽不是從東方升起的嗎？這就慢慢地引伸出「東」字為什麼這樣結構。我們以「東」字拆來看，它也成了「木」字藏着果實，也正好說明樹木向「東」便會生長茂盛。

好，這個「西」字又怎麼說？「西」字原本的寫法，下方像一個鳥巢，而上方這一劃像地平綫，這一劃的加上去，便給我們一個隱沒、已下落的感覺。日薄西山，不就隱隱然說出一個「西」字嗎？有些字的造型不可能都象形的，東、西、南、北無形可捉摸，唯有從「義」方面去思考了。

南與北

說了東與西，自然會繼續想想南北兩字。

「南」字很有趣，如果我說「南」字像隻龜，也許你會點頭。的確，「南」字的構思也是從龜而來，上方的一「點」形狀，不就象徵龜頭嗎？「南」字的下半部分很像龜殼。而龜也的確與「南」有關，它的居穴大多是朝南這方向的，這樣比較接近陽光。——龜穴多朝南，難怪「南」字的造型屬意龜形了。

這個「北」字，很有趣，是背對背的靠着。咦，難怪那個「背」字上方也以這個北字作顯示。再說，我們常用的一個詞語：「違背」，既然是「違背」，就是「貼錯門神」，所以這個背字上方是「北」。